

方 方 等 著



当代女性文学书系

游 戏

女性本位文学
编选 王绯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 编 总 序

蓝棣之

我们从异常丰富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女性创作中,经过反复比较、讨论和挑选,编成了这套十本的女性文学书系。选入的作品或理论,都有这样二个限制:第一,都是女作家的创作,都出自女性之手;第二,都得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用女性话语来思考自己,并说历史。

我们的目的有二个:一是发展和总结当代女性文学创作,推动广大女性认识自己,思考本身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从历史的发展看,女性文学创作有特殊的不可低估的价值。正如一些女性主义的批评家所阐述的,在两千年的历史中,男性拥有话语权,男性语主要操纵了整个语义系统,男性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女性形象是按男人想象或愿望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地位与本质完全男性操纵、决定、解说。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甚至认为,父系社会对女性符号化的过程,就是广大女性逐渐被贬抑、抽空的利用、剥剥的斗争史。由于男性话语的强大,在两千年的文明史上,女性处于文化的边缘,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只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

匿、掩盖和抹煞的东西，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一批又一批的女性，以蓬勃的英姿，崛起于当代文坛，逐步寻找和建立女性文学话语。现在，女性开始由自己来陈述自己了，她们创造了更真实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角色。她们认为，女性话语需要说明也能够说明的东西，并不只是“什么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人一贯主宰的历史；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

当代的女性文学创作，在语言、形象、题材、情节象征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我们编选的这十本书里，可以看到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性别意识、性别心理、性别审美的鲜明反映，女性视点、女性意义世界、女性个体体验、女性审美自由、女性特有的体悟和艺术风格，都在这里获得充分的体现。透过这些作品，可以深深感受到当代女性所特有的感情、心态、情欲、隐秘、经验、命运、困境、愿望、忏悔和追求。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弥补了当代男性创作的盲区，揭示历史的和现实中女性的隐秘经验，在体认女性内在世界本身时消除了男性旁观者原隔膜，写出了只有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于女性意识的深层，避免了男作家描写女性形象时理想化、圣洁化中所包含的男性趣味。同时，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指出，女性的本质不是僵化不变的，需要经常重新界定；文本的意义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关，得通过我们今天对历史、性别和意义的建构的话语来理解。自然，我们从当代女性创作中，也看到了这种对于女性本质的不断重新界定，以及女性批评中看到对于女性创作的历史的和具体理解。

现代女性的处境、命运和心态是惹人注目的。法国女作家

波优娃早就用长篇累牍的文字写了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然而她说女性是“形成”的,是由人类化的整体产生出来的,是可以改变的。她分析了女性寻乐闲散、自我陶醉等缺点,她说正是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女性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波优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形成”女性社会环境和文化教育、风俗,她说女人的生命是富于戏剧性的,其原因在于注重自己的重要性,反而对周围的环境和环境给她们的压力漠然不觉。对于女性的命运问题,波优娃关注和着重的是自由,而不是传统或通常所注重的快乐。恰恰相反,她认为寻求快乐和依赖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波优娃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地位才不会低于男性、有朝一日,女性被允许为她们的利益去抓住自由独立的机会。波优娃的结论是: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人类间最自然、直接和相互需要的关系,一切在于男女能共同去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获得最高的胜利,而且通过他们不能达到平等的自然相异之处,去加强证实彼此的手足之亲。

波优娃阐述以上见解的著作《第二性——女人》,被尊为西方女性的“圣经”。可以说从那时开始,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在七、八十年代成为声势喧赫的社会思潮,甚至许多男人也曾经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而奋斗。然而,据最近的报道,在西方世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又日趋紧张起来,男人们大量阅读敌视女人的书,踊跃参加“男性训练班”,出版诸如《谁解放男人》之类的著作,称男人被妇女解放运动出卖了,要求重新恢复“古典传统观念”;男女对峙形势严重,美国《时代》杂志称之为“新型性别之战”。男人给女人定的“罪状”据概括有五个方面:过分追求全面幸福,性欲要

求过高，无处不与男人争夺功名利禄，用“情绪病”对男人进行讹诈，从历史上看到处酿造祸端。西方这种“阴阳重开战”的情形，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复活呢，还是男性在调整其历史关系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暂时危机呢，抑或是反映出一些更本质更深刻的人类结构自身的矛盾，甚至是否纯粹是新闻报刊的心血来潮、兴风作浪、夸大其辞呢？人们还得拭目以待。

然而，无论西方的情况如何，中国的情况是，我们很容易听到诸如女性的危机，女性的悲剧，女性的困境等等说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赋予女性以自由和独立。女性自然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同时也就包含着更多的挑战，甚至是伤害。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些女性的世界中，水雷般地布满了金钱与性，却丝毫没精神上或道德上的向往。由于经济猛烈发展与文化艺术萎缩的双重冲击，男人们都竞相甚盲目地以拼命挣钱为生命的目标和寄托，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求感情，会变得更加困难，“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古代戏剧将会更多的当代演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编选了这套书系，献给当代女性，希望能够加深她们对于命运与处境的思考，希望能够加强她们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希望有助于提高广大女性的精神文化素质和迎接挑战的能力。

从新时期开始，女作家的创作就来势猛烈，有如万紫千红进军来。然而，我们编选的这套书系，侧重近几年更新的一代女作家的创作，侧重中青年，我们希望对于女性的优秀创作有所发掘，对于读者不要太熟。过去，有一些女作家的创作可以说是“中性”的，那是时代与环境因素形成的。女性作家的转型，转向有更多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色彩，1988年迄今的女性创作，并且为了覆盖面更广一些，涵盖内容更多一些，除了选

入中篇小说之处，尽可能不要遗漏了短篇的佳构。

这套女性文学书系之所以用十本的结构框架，是为了对于女性创作与理论作一个全面的、不遗漏的检阅，其中小说4卷：《最后的停泊地》（女性生存小说选），《永远坦露的隐秘》（女性性爱小说选），《欲望的游戏》（女性调侃小说选），《一种记忆与一种心情》（女性生存小说选），散文学1卷：《无边的忧郁》诗选1卷：《遥远的受孕光芒》，报告纪实文学选1卷：《夏娃的现代传说》，台港女性主义作品选1卷：《我是这样一个女性》，作为当代女性创作背景和渊源的“五四”以来女性作品选1卷：《说有这么一回事》。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文选1卷：《生命的束缚与反叛》。

经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这套女性文学书系终于编定了，我的心情是轻和高兴的。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被选入本书的作者们的大力支持，在这些作品里凝结着她们的精神和心血，相信她们的作品读者会喜欢；同时，我也要感谢与我合作，给予我支持，共同编好这套书系的几位年轻朋友，他（她）们是：贺绍俊（《文艺报》记者部副主任），王绯（《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栏编辑），韩小蕙（《光明日报》散文版编辑），方宁（《文艺研究》现当代文学栏编辑），杨葵（作家出版社小说室编辑）小青（北京中大图书公司人文社科图书编辑）李郁（中国工运学院文化系教授）等尤其要特别感谢香港文学者、电台节目主持人哲学博士文洁华（香港浸会学院讲师）和比数文学博士曹拔（信能语文校外校讲师）。娄芳是一位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也是一位日渐成熟的多产作家，她任本书系的责任编辑，是我很高兴的，她的信任、约请和支持，我自然十分感谢！

最后,我们愿意,谨以此书系献给将于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1993、5、18 京西花园村

编 选 者 序

王 绯

时下,想从女小说家那里得到以往那样一份感动,已是不大容易的事。凝着血和泪的传统式严肃现代主义倾诉已成为历史。女小说家不再拘执於女性立场、女性感情,也不再象传统期待的那样阴柔缠绵而细腻,更不再沉溺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里。女性的柔板与遵循被女小说家的一脚踹开,她们肆无忌惮地潇洒起来,或幽然或调怅或阴损或刚劲或散散淡淡不动声色,或干脆雄化起来啦,全然脱开了小家碧玉的女气,现出女小说家的一种独有的文学开朗和帅气。

这本叫作《欲望的游戏》的小说集充分展示了女小说家各具特色的文学开朗和帅气。许多作品能使人领略作者写作时的游戏心态,并给予读者游戏般的愉悦与轻松。胡玉萍的《日光》是女兵的小说,展示的亦是女兵的顽皮、洒脱与爽快。王心的《倪妮和倪妮的潇洒》以极散淡的语言机智地表现出现代多余人的生存状态,潇洒得纯真且坦荡。航鹰的《过街雨掉钢崩儿》在一种古典小说的氛围里尽情着豪爽的笑谑,其中的场面描写,不仅显示出作者的文学功力,更见出女丈夫式的慷慨挥洒与泼辣尖刻的调怅风格。高红十的《上路》幽默里充满优雅的智慧,人生犹如逆旅,命运像是上路的题旨则在此种幽默智慧里优雅地捧出,作品结构的精心设计融化於文体的聪明布

置里,使人在轻松之中领悟历史与现实共通的寓意。方方的《白驹》是其爽朗的文学幽默调侃风格的一次精采表演,她压根儿就没有执着于妇女角色的写作,这篇作品则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汇处显出一种天性姿态异乎寻常的洒脱。这种洒脱涵纳着坦率大气、聪明巧智,也不乏某种褻渎心态下的恶作剧。如果说胡玉萍的文学开朗与帅气是女兵式的,航鹰的文学开朗与帅气是女丈夫式的,高红十的文学开朗与帅气带着小布尔乔亚的浪漫,那么,方方的文学开朗与帅气呈现出的则是一种哲人的风采。她以幽默调侃里有洞穿与哲学的颖悟。以上作品大都表现出一种女小说家的天性姿态——或由于特具的文学开朗与帅气相对地淡化了女小说家的有性姿态——女小说家不是作为人类“圣母”,而是和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人在写作,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免除女性的偏见,并把整个努力的方向集注于现实人生对想象力的铲除上。性别姿态的放松也调动了女小说家内在心潇洒与智慧,使她们的写作成为一种男女都一样的文学参与,其境界亦是人类的,宇宙的并非囿于女性自家的一亩三分小田地。

这本集子的另外四篇作品,是想展示时下女小说家不同风格的有性姿态。蒋子丹的《贞操游戏》和殷惠芬的《欲望的舞蹈》中,可见现代女小说家失却了正统的女性角色面目、象是一个女狂人或是讽谕大师代替妇女们与现实对话的文学面目。蒋子丹阴损得实在可以,《贞操游戏》的题目本身就带着一种褻渎含着一种深在的诅咒,一派游戏似式的叙述,着眼点并非实实在在妇性贞操观念的探究,而是男性世界式传统文化在女性贞操问题上虚伪且可鄙的嘲异。嘲讽在蒋子丹笔下具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挑战意味,抽象的表达和归缪的手段则

显得聪明机智有余。她的故事，在再现的意义上涉及男权政治。戏拟与嘲讽的再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实有本质，同时也以其非自然性(或荒谬)否定了这一现实弊端。殷惠芬对世俗人生中“他人”之累的体验之深澈，一旦软化为轻戏拟式的文学表达，便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利。她对男性世界的批判并非一味“上火”，而是持一种既深入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居高临下的鄙薄。陈吉蓉的《一夜辉煌》在内容上更切合“欲望的游戏”，当来自特异功能的欲望游戏玩过之后，一个才华出众的女子“回归”的主题，使人看到作者骨血里对女性人格自重的深沉呼唤。在陈吉蓉沉实的笔墨中，可以咀嚼出一种整体的荒诞与幽默感。她的幽默不动声色，却飘忽在所有若无之间，让人只在心里感觉她的嘲讽然后再在心里感觉自己尚未流淌出的沉重的笑或会意的笑或仅仅是可笑。常青的《龟》可以看作一个不承认自己是女人的女性，将人生的欲望撕成碎片，然后再做将这些碎片精心拼巾在一起的游戏。这是一个破碎的游戏、寓旨一个破碎的人生。龟在这个破碎的游戏、破碎的人生中是一个具象阴影的贯穿，将一个女性人生的失落与寻觅、痛苦与徬徨的故事，一点一点牵给你。常青的语言有一种醉酒中欲望的热烈追寻，有一种破碎的诗意的流动。而醉酒的感觉——醉熏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雄化的感觉，迷漫於小说之中，便有了一种不同风俗的品位。

1993年5月14日 北京

目 录

主编总序·····	蓝棣之(2)
编选者序·····	王 绯(8)
贞操游戏·····	蒋子丹(1)
欲望的舞蹈 ·····	殷惠芬(19)
过街雨掉钢崩儿 ·····	航 鹰(51)
白 驹 ·····	方 方(79)
倪娅和倪娅的潇洒·····	王心丽(135)
上路·····	高红十(151)
日 光·····	胡玉萍(214)
一夜辉煌·····	陈吉蓉(230)
龟·····	常 青(269)

● 蒋子丹

贞操游戏

晚上，K 女士终于咽了气。她的遗容远不及生时的颜貌安祥，嘴张着，眼也没闭。

噩耗传出，仿佛一块大石头落了地，W 镇的全体镇民都吐出一口长气，放下心来。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谜语的谜底，而该谜底非得等 K 女士完全咽气之后方可揭晓。如此，K 女士之死使原本平淡郁闷的 W 镇顿时有了几分生气乃至喜气，镇民们往日苍白阴沉的脸面也随之染上了兴奋的潮红。他们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却又不愿在某个人尸骨未寒之际就毫无节制的兴高采烈。况且 K 女士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蛋，其至大伙儿还一致认为她可以算得上好人。这年头好人不算太多，死一个少一个，又怎么能因为死了一个好人随随便便兴高采烈呢？但一想到有个埋藏了几十年的谜底终于要揭晓，他们又的确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当然不能怪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还是很通情达理的。有意压低高亢悦耳的嗓音，有意绷住脸掩藏盛开在嘴角的笑意，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对 K 女士悼念之情。更能表示心迹的是，许多除了逢年过节绝不在夜间外出串门的女人家，也纷纷走到街旁巷口，三五成群说开了话，话题统统与 K 女士有关。可惜 K 女士的魂魄已经上了黄泉末路，躯壳放倒在太平间里，纵然两只耳朵齐备，也已完全丧失了听话听音儿的功能，任凭人家把关于她的故事说

破天去，亦绝无半点感慨了。不然，她的死让这么多生时并不亲密的人们牵肠挂肚地关注，岂不要将她感动煞了？其实，K女士倒也不是从来没被关注过的角色，尤其年轻的时候，还很出过一阵风头。也许正因为那时节风头太劲才使她后半辈子用了这般昂贵的代价来偿还。

W镇镇府办公会议连夜召开，安排K女士殡葬事宜。有两件事叫镇府官员们颇费心思，即是通知死者亲属前来奔丧和撰写悼词。翻遍K女士的人事档案，压根儿找不到关于亲属的记载，所以不知该通知谁。写悼词的麻烦首先在于享年计算。享年多少，这是每篇悼词必不可少的条目，少了这一条悼词恐怕有失规范。但K女士的生辰不详，也没人知道她今年究竟贵庚几何？三十多年前，她只身一个迁居到这里，经手接待她的前任镇府官员都早早入土安歇去了。现任镇府们当初多半是穿开裆裤的小娃，没少吃K女士的糖果。那时他们还不懂得欣赏女人，只依稀记得父辈们爱在夏夜乘凉的辰光，躲在月亮的暗影里津津有味议论这个从省城来的女人，说她的手臂如何白嫩脖颈子如何光滑云云。有个汉子夸口说，他有天从井台上过，无意撞见K女士正在擦洗脖子，把衬衣领扣打开了片刻，他一眼望去——看见了什么？听的人全都一齐咽了口唾沫，眼珠子想必也对到一处了。那汉子卖关子，抽了十几口烟，才嘿嘿一笑说，叫人心痒痒哩。听的人哑舌顿脚地不满足，定要他学个模样儿出来。汉子嘴笨学不出来，想了半晌又说，象他老婆蒸屉里的白面馒头。然后说的听的全笑成一堆，过足了瘾。其中一位略知诗书的，说出句登得大雅之堂的话：人家那是徐娘半老丰韵犹存。这样的话，W镇人上下祖辈没几个人说得出口，也就成了经典格言，陪着K女

士在 W 镇流行了几十年。说话的人早就化了土，可是引经据典的，这句话在写悼词时还真派了用场。既然 K 女士那会儿已是徐娘半老，算她三十五六吧。凑个整数，就有了享年七十的词儿。接着又讨论了悼词的内容。悼词也就是盖棺定论之辞，要对死者生平最主要的方面——作出评价，尚若事关女人，最主要的方面当然首先是贞操问题。而且作为一镇之父母官，镇府们很清楚 W 镇子民此刻是如何在翘首盼望公布 K 女士的悼词，听听镇府首脑对她之贞操品行究竟如何定论。故此万不可马马虎虎失信于民。对于 K 女士的为人，W 镇全体镇民老老少少大约无人可说一个不字，不过要让他们为 K 女士的贞操作出担保，又似乎太难为他们。因为 K 女士生前几乎凡事都经得推敲，唯独贞操恰如云遮雾罩的庐山顶峰至死不现真面目。从徐娘半老到寿终正寝，K 女士的贞操始终叫 W 镇人悬心、她可不象旁的女人，出嫁前有爹妈管着，出嫁后有丈夫守着。她孤孤寡寡几十年，又的确生得几分姿色，没人看没人守的，那又怎么行？哪个男人不多情？哪个女人不怀春？就算 W 镇人短了其他的见识，这样万古不变的道理终归还是懂得的。所以在她初来乍到那些年份，好象夜夜有人听她的壁脚。这么坚持了十几年，虽然也能挑出蛛丝马迹令人生疑，但毕竟没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或者在她床底下捉出一两个汉子来。直到有经验的婆娘侦察出 K 女士已经安全度过了更年期，W 镇人才渐渐解除了对她的警卫。照理说 K 女士应该感谢他们才是，十几年间她家里连一根柴火也不曾丢失。尽管如此，W 镇人仍然不能替 K 女士作出贞节担保，他们认为一个据说是从来没结过婚的女人一辈子不沾男人的边儿，能守身如玉太太平平终老天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么说来，W 镇镇府首脑们，当然就很伤脑筋。享年几何尚可以估算，贞操问题却不能模棱两可。他们都是些对社会风尚和妇女教化问题极端关心，很有研究而且富于使命感的人物，不能象普通老百姓那样随便说话。眼下 K 女士业已安息，对她的贞操必须有个最公允的评价。假如她白璧无瑕，给说成了白璧微瑕，那就沾污了这个好女人一生的清白，但反过来她本来白璧微瑕，却给说成白璧无瑕，又有碍公正原则，负辜了 W 镇选民们的拥戴。

K 女士病重期间，曾经对精心护理她的护士 D 婆讲述过她自己的经历，并在开讲之前一再嘱咐 D 婆用人格担保不再对外人传说。D 婆被这个临死的女人所给予的特殊信任弄得诚惶诚恐，指天发誓要是她乱传一句就记雷公劈掉她的舌头尖儿。躺在枕头上的 K 女士听了这个赌咒无力地笑了笑，觉得 D 婆的誓词狡猾地做了一点保留。这 D 婆天生就是大舌头，说话含混不清。到省城的医院去看过，医生说假如把舌头尖儿割去那么一点点，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可是苦于费用太高，D 婆始终下不了决心。试想要是咒语灵验，雷公替医行道恰巧只劈掉她的舌头尖儿，岂不是成 D 婆之美让她求之不得吗？不知一向守口如瓶的 K 女士如何不曾理会这一点，要不就是人之将死对身前身后事不再锱铢必较谨小慎微。反正 D 婆终于知晓了 K 女士的一段从来不向人言的故事，从而使她在 W 镇的妇女中一时身价百倍。K 女士虽不是什么权贵，但毕竟是大地方来的，有文化，居住 W 镇三十余年，待人随和却不失清高，与 W 镇人同而不党，合而不流，倒也叫人敬重。D 婆有幸听这么一个女人哇露隐衷，自是一种殊荣。

凭心而论护士 D 婆还算恪守诺言，直至镇府办公会议召

开的时候，她还没向外人透露过 K 女士谈话的任何具体细节。只不过还在 K 女士病卧在床期间，W 镇上下几乎无人不知 K 女士对 D 婆说的故事大约有关她前半生的罗曼史，而且有关她如何由省被放逐到 W 镇。这个内容提要极大地振奋了 W 镇人的精神。要知道这两件事是三十余年使得他们对 K 女士始终保持好奇心和窥视欲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渴望知道而又一不曾知道的秘密。可以想象护士 D 婆突然间变得怎样地倍受青睐。哪怕有半点闲暇，她周围总是转来转去地围着一大帮热心的 K 女士隐私爱好者，让 D 婆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惬意。D 婆对这帮好管闲事的男人和女人很有些看不起：既然 K 女士本人并不愿意对你们说，你们又何必放下手里的正事不干，整天打听这些？再说 D 婆生性豪侠仗义，受了 K 女士肝胆相照的信任，她怎么可以光图讨好众人，出卖这个行将就木的朋友呢？说是朋友，K 女士健朗时 D 婆倒也她没有厚交，但这一个多月的特殊护理，D 婆对她照顾得实在无可挑剔，使得 K 女士最终把她当做 W 镇头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来倾诉衷肠，现在再说是朋友，当然也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本来 D 婆是铁了心要将 K 女士的秘密滴水不漏地保存，连同她的尸骨一起埋葬的，可到底有点架不住众人趋之若鹜的阵势。试想一个抱着几分出人头地的雄心在茫茫人海中沉浮半辈子也没找到机会渐露头角的女人，一夜之间变成了舆论界的拿破仑，操纵着全镇公民期待的目光，又怎么能沉默得了？自古道众怒难犯。K 女士再怎么说是跳出三山外不在五行中的人物了，替她保守隐私犯了众怒总归有点划不来。现今人们凡事都讲个实惠，义气不义气的不过虚名而已。可自古又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虚句也不能全然不要。D 婆绞尽脑汁在实惠

与虚名之间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觉得虚名和实惠对于人来说好比空气和水，两方面都不可缺。于是，她吞吞吐吐地披露了 K 女士的故事的某些梗概，尽量拣那些不会给 K 女士的声誉造成影响的部分。譬如说 K 女士一辈子不曾嫁人，年轻时候她与初恋的男友决裂后，就一直对男人恨而远之，所以直到行将入土还是一个处女之身。又譬如说，她从省在被贬 W 镇，完全是遭人陷害。因为一些女人嫉妒她的姿色，编造了一件桃色新闻加害于她。云云。总之，到镇府官员正式找 D 婆谈话之前。D 婆在热心的人们中间传播的，都是这些对 K 女士声誉有益无害的消息。D 婆觉得这些话说一说也无伤大雅，与出卖朋友一类的品行问题无涉，顶多是将人们的胃口调得更高从而也对她更感兴趣而已。这完全没有坏处。K 女士把心事说给 D 婆听。实在是很有眼光。

严格说来，镇府办五个成员都是 K 女士轶事爱好者。他们其中有三个人在 K 女士病重期间常去病房跟 D 婆攀谈，或者在时时梦呓的 K 女士枕畔倾听俄尔，想早点掌握些内部情况。其余两个茶余饭后也没少去 D 婆家串门，想听听当年的桃色新闻是如何编排的。不过 D 婆很重视 K 女士的信任，迟迟不肯将细节说出来。现在他们五个人讨论悼词，有关 K 女士贞操的条款他们就无法行文。因而他们一致决定以镇府办名义通知 D 婆前来参加会议。

刚得到通知的当儿，D 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历来尊重国粹传统的 W 镇，女人们哪怕是象 K 女士这样有身份有教养的女人，从来不能跟男人们平走平坐，更不用指望在男人们的议事活动中起什么作用。D 婆得知镇府官员由于缺少她的叙述而无法完成 K 女士的悼词，居然激动得不知该说什